

陪我看夕阳



Peiwo Kan Xiyang

陪我看夕阳

吕小兵 © 著

吕小兵 ©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陪我看夕阳/吕小兵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202-10899-4

I. ①陪… II. ①吕…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6645 号

书 名 陪我看夕阳
著 者 吕小兵

责任编辑 沈鸿雁
美丽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石家庄市乡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38 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书 号 ISBN 978-7-202-10899-4/I·112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老耳	(1)
火神庙小学的冬天	(13)
许红洲的滑冰车	(21)
一块红布	(26)
哭包	(34)
一个人的红土场	(44)
盒子社	(52)
胡家胡同十一号	(59)
老影剧院	(68)
阳光的声响	(78)
陪我看夕阳	(88)
软米的田野	(110)
篱笆天堂	(126)
南蛮子憋宝	(135)
后记	(156)



老 耳

老耳是火神庙镇的名人。从粮库下坡到合作社，从东树村的磨房到西树村的水楼子，从南树村的河沿到北树村的石头桥，老耳和他的杂货车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年多少趟。老耳大概四十多岁，高高胖胖的，蓝灰色的帽子和衣裳，脏兮兮的样子。镇上很少有人没买过他的东西，手推车改成的杂货车一出现，或者是二胡一响，半大小子们就呼啦一声围上去。

张文娟的爷爷张麻花经常在西树村的水楼子底下讲老耳的故事：“我们小时候跟人去北树村北边白地里刨白薯，一刨刨出个小日本丢下的破炮弹……”

王瑞插言说：“家伙，那可值老鼻子钱啦！”

张麻花笑眯眯地看了一眼王瑞，接着说：“可不是么！老耳想卖废铜，就把炮弹平放在青石板上对周围人说，‘退后退后，崩了你们这儿可不管！’”

胡小满紧张得鼻子尖都冒汗了，忍不住问：“响了没？响了没？”

张麻花刺啦一声划着火柴点上旱烟，深吸了一口眯着眼睛说：“还用说？那家伙比二踢脚劲儿大多着呢，砰——”

胡小满吓得往后一缩，顾不上擦脸上满是烟味的唾沫星子，尖声说：“咋样了？咋样了？”

张麻花仰起脸吐了口烟圈，缓缓地说：“多亏那炮弹年头太久烂掉



了大部分，不然崩跑的可不单单是耳朵喽。”

王瑞插言说：“废铜也都崩跑了吧，真可惜。”

故事讲到这里，二皮总是一副不解恨的样子，他说：“咋，咋不把他老，老二崩跑喽，让他没，没法尿尿！”

二皮和老耳有梁子。

有一天，老耳到村里卖货，二皮相中了一个花泥人，就问老耳：“这个多，多少钱？”

老耳坐在车辕子上鼓捣怀里的二胡，抬了抬眼皮说：“两毛五。”

二皮嫌贵：“两，两毛吧。”

老耳很不耐烦：“爱买不买，别废话！”

二皮火了：“一块烂，烂泥掏，掏空了再上，上点色，你，你也忒狠。”说完就把货扔了回去。花泥人在炮子枪弹弓子皮影人之间翻了几个跟头，鼻子上的颜色蹭掉了一块。

老耳不干了，他把二胡一扔就抓住了二皮的袄袖不撒手，嘴里嚷嚷着：“赔钱，快赔钱，要不我找你姥爷去！”

这招管用。老耳一来，大人们都把孩子往院子里哄，恐怕孩子要钱腻歪人。二皮的姥爷尤其认为那满车乱七八糟的玩意一个子儿不值。二皮争执了一会，就把五个五分钱的钢墩儿扔到车顶上，含着眼泪说：“再，再不买你个老，老梆子的东西了。”说完抱起花泥人一溜烟跑远了。其实二皮不但没吃亏，反而赚大了。王瑞看得真切，二皮趁着老耳数钢墩儿的时候偷偷把一大把橘子瓣儿塞进中空的花泥人里。橘子瓣儿是一种有漂亮花纹的玻璃球，二分钱一个。那一把足有十来个。

老耳杂货车里的东西琳琅满目。糖瓜一分钱俩，纸炮子一毛钱十五个，各种小玩意也比合作社便宜得多。电视里《射雕英雄传》刚上演，老耳的杂货车里就有了印有郭靖黄蓉欧阳锋头像的硬纸，每天顾客们抢购不止。不知道谁又编出了顺口溜：

傻郭靖，俏黄蓉，
疯疯癫癫老顽童。
洪七公，欧阳锋，

最不值钱梅超风

.....

郭靖黄蓉是最抢手的，一张能换十张梅超风。每次电视里梅超风一出场，胡小满就钻进被窝大气不敢出。他的口袋里收集了厚厚一沓郭靖和洪七公，盼望着走夜路的时候，这些会降龙十八掌的保镖们能见义勇为为挥掌相助。

王瑞最喜欢炮子枪。炮子就是一大张纸上整齐排列着黄点儿，一个黄点儿一个响儿。枪筒陋到根本不像枪。原料是子弹壳。老耳对民兵打靶消息灵通。民兵在西树村村东头的大沙坑里打完靶，弹头弹壳多的是，老耳就把弹头弹壳收集来，弹头卡在弹壳里，上端掐紧，拴根绳儿，下端锯道缝儿把纸炮子塞进去，拎着绳儿抡几圈儿一撒手，远远的落地腾起一股青烟，发出欢快的声响。还有一种是把弹壳底火部挖掉，留下个空槽儿，用铁丝弯个手柄，空槽儿里压上炮子，在地上或墙上一磕，也能出响儿。这些炮子枪没有成本，只要稍事加工就能卖两毛钱一把而且是哄抢一空。老耳肥得流油，那胖胖的腮帮子圆鼓鼓的肚皮就说明了一切。

当然，老耳除了头脑灵活外也能吃苦。他常常天不亮就骑着大水管儿去市里批发市场上货。等日上三竿孩子们上学大人们干活的时候，老耳的二胡已经拉过三首曲子了。他先去火神庙小学门口，在那里收集一些钢墩儿和零零星星的毛票。校园里电铃声响过，老耳拉就着杂货车去附近的村子里转悠，那些学龄前儿童和闲汉们早就竖着耳朵等他的二胡声。中午之前，他还要赶回学校去，他知道还有些钢墩儿就像烧红的火炭一样根本攥不住了。

等到天色过午曲终人散的时候，老耳拉着杂货车沿着街道慢慢地离开。那条街车水马龙，行人和商贩，乞丐和野狗都在暖暖的太阳下喧嚣不止。就像一条从不曾干涸的河沟子里，各类游动的鱼虾杂乱无章又井然有序。

老耳一般是不回家的，他通常会走到南树村河边的柳树荫下休息。他车里有干粮，马马虎虎吃几口，甚至会捧几口河水来解渴。随后他就



坐在车辕子上拉二胡。过路人有的停下来跟他闲聊几句，也有的听着二胡的旋律轻声哼唱：

论国法你是金枝女，
论家法你是我的妻，
问父皇她应不应该去拜寿？
她去拜寿是应该的

.....

不管怎样，老耳充耳不闻默不作声，摇头闭目非常投入地舞动琴弓子。直到曲终，他的头深深地向后仰过去，仰过去，似乎在享受一种远胜于卖货的乐趣。暖暖的太阳照耀着他那只孤零零的耳朵，好像一条老泥鳅游离喧嚣，在岸边懒散而惬意地打盹儿。

众人围着老耳的杂货车评头论足的时候，二皮也试图凑上来瞧瞧热闹。可是每次老耳总是警觉地提防着他，大概是怀疑橘子瓣儿玻璃球失窃跟这小子有关。不单如此，顾客多的时候，老耳的媳妇也过来帮忙照看。老耳媳妇看上去年轻一些，虽然有些黑瘦，但穿着还算干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花袄仿佛总也落不上灰尘。最主要的，老耳媳妇很和善，不像老耳似的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可是老耳总是对她不满意，忍不住抱怨：“你个养汉老婆忒没眼力见儿，快收钱啊！”要不就扯着嗓门嚷嚷：“哎，哎，他给钱了没你就让他走啊！你个败家娘们……”老耳媳妇一般不还嘴，骂急了就白他一眼，把脸扭到别处去了。

老耳担心全世界的人都想白拿他的货，尤其是二皮。可是二皮真正感兴趣的却不是他满车的小玩意，而是车辕子上那把二胡。

有一次顾客太多，把车辕子上的二胡碰掉了地上，二皮刚想帮忙捡起来，谁知老耳一阵风似的跑过来拨开二皮的手，抢先捡起二胡小心翼翼地用袄袖擦土，还狠狠地瞪了二皮一眼。

二皮气呼呼地说：“谁，谁稀罕这破，破玩意！”

老耳充耳不闻，继续卖货。

二皮干脆坐在旁边的青石板上，翘起二郎腿，眯着眼睛说：“皮，皮也不是好，好皮，弓，弓子也不是好，好弓子，白，白扔的货！”

二皮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老耳终于忍不住了，转过身来瓮声瓮气地说：“你个小兔崽子，你知道个屁！你倒是说说，我的二胡哪儿不好？”

二皮轻蔑地笑笑，叫过旁边的王瑞，耳语了几句，然后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大摇大摆地走了。

老耳不依不饶：“你个小兔崽子，别走，你给我说清楚！”

王瑞迎上来，不慌不忙地说：“别嚷嚷，别嚷嚷。他让我告诉你，好二胡的皮是蟒皮，色艳、花纹大才好。另外，好二胡的弓子是白马尾巴做的，你这个是黑皮的。”

趁老耳愣神的空儿，王瑞也学二皮拍拍屁股转身走开了。

第二天，火神庙小学门外的老耳魂不守舍。他老远看见二皮走过来就跟媳妇交代了几句就迎上去。二皮也早就看见了老耳，他又把王瑞叫过来耳语了几句，然后朝别的地方走开了。

老耳用手点着王瑞说：“我的琴皮就是蟒皮的，只不过年号长了掉色了。还有，我有两个弓子，今天拿来的就是白马的。你别让他走，把他叫过来，毛没长齐就敢跟我挑三拣四！”

王瑞回头望望二皮的背影，然后转过脸平静地说：“他让我问你，哪个部位的蟒皮最好？”

又是趁着老耳愣神的空，王瑞小声说：“他怕你不知道，让我来告诉你，是屁眼儿。”

老耳的脸涨得像猴屁股，扯着脖子大叫：“净你妈扯淡，跟我装行家？滚蛋吧！”说完气呼呼地回到杂货车旁。一个小屁孩问三个索拉蜜五分钱行不行，老耳一瞪眼：“二毛钱一个，少一分不卖，惯出你们毛病来了！”

二皮的计划到此宣告失败。

二皮的最终目的就是把老耳的二胡拿在手里拉出声，然后还给他，整个过程十秒钟足够。这样，他首先可以摸一摸从来没摸过的那玩意，满足一下猎奇的心理。最主要的一点，胡小满的二十张郭靖从此就归他所有啦！胡小满压根儿就不相信老耳能让别人动他的二胡。他说：“我要是输了这二十张归你；你要是输了，我啥也不要，你以后别老找我



打赌就行了。”

二皮觉得这买卖稳赚不赔，就又找到老搭档王瑞，想办法让老耳相信二皮是行家，可以把二胡递过去让他试试，酬金是十张郭靖。俩人一合计，就找到音乐老师问了些二胡的常识。音乐老师姓赵，快退休的老头子，异常热情地接待了两位勤学好问的好少年，一气讲了四十多分钟，什么红木啦，烫香啦，唐朝啦，胡琴啦，二泉映月瞎子阿炳啦，赵老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热泪盈眶。二皮和王瑞退到办公室外赵老师仍然意犹未尽，无限感慨地说：“两位小朋友，下次我们接着聊聊《江河水》！”

二皮和王瑞由于过分紧张，赵老师的话没记住多少，可能导致了全盘计划的失败。到底哪儿说错了呢？二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屁眼那句，那个地方那么脏，怎么能演奏出好听的曲子来呢？

那个春天突然变得无聊起来。

张麻花搬到镇上儿子家去住了，没有了演说家，西树村的水楼子冷冷清清。东树村的磨房总是轰隆轰隆地山响，人经过的时候，头皮都随着颤抖不停。周围的麻雀早就逃远了，只留下几株柳树委屈地忍受着噪音。北树村的石桥上总找不到钓位，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那些痴迷的少年钓手们老早就挤满了石桥。下雨的时候仍然热情不减，有的顶着草帽，有的披着塑料布，手握着长长短短的竹竿，入神地盯着水面。过路人喊：

下雨咧

冒泡咧

王八顶着草帽咧

.....

钓手们的注意力丝毫不会被分散，只有竹竿一弯，一条白亮亮的小鱼跃出水面的时候，那些本来一动不动的小脑瓜才整齐划一地扭过去。

可是今年的鱼似乎得了厌食症，鱼钩上鲜嫩的蚯蚓和喷香的面团也引不起它们的食欲，惹得红蜻蜓纷纷落在纹丝不动的鱼漂上梳理翅膀。今年雨水不如往年多，南树村外的河沿也不如往年热闹。雪白的槐花开始飘香的时候，水里的人就渐渐多了。这里水面宽阔，水草稀



少,河底是又平坦又干净的沙板儿,绝对是游泳的天堂,什么跳水、潜水、五花八门的泳姿可以尽情施展。谁知道今年雨季迟迟不来,即便天气已经很热了,可是河水连小鸡鸡都遮不住,谁好意思下水!

可是,就当这么无聊的时候,老耳也消失不见了!

炮子枪的子弹早就断了顿了,刚学会用玻璃丝编虾米的人也盼得眼蓝。《上海滩》热播了,不知道老耳的杂货车里有没有许文强和冯程程。很久没吃过糖瓜和索拉蜜,每个人的舌头上仿佛生了锈。还有,没了老耳的二胡,整条街寂静地似乎睡着了。热热的风挑逗起满地的垃圾和刺鼻的灰土,只有苍蝇乐此不疲地飞来飞去。垃圾池边两条黄狗屁股对屁股纠缠在一起,引得闲汉们兴致勃勃地围观评论。

大家猜测着老耳的情况。有人说老耳带着很多钱去南方做大买卖了,谁总愿意糊弄孩子们的钢墩儿。有人说老耳有钱了跟一个年轻的小寡妇跑了,媳妇成天在家哭呢。还有人说老耳加入了市里的一家乐团,每天背着二胡四处演出,光出场费就一百多块。突然有一个人冷冷地说:“老耳哪有那样的好命,他病得不轻,八成熬不到秋后了。”

说话的人穿一身黑衣服,腋下夹着一个人造革提包,是专门走街串巷收国库券的。有人认识他,知道他和老耳是同村的。大家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然后默不作声,各忙各的事儿去了。

许红洲的姥姥家和老耳在一条胡同。许红洲也听说了老耳得了重病,变得又馋又懒,人瘦成一把骨头了。

“糖,糖尿病吧?”二皮问。

许红洲摇摇头说:“好像不是,医院也查不出来。”

“让他媳妇卖货来呀!”胡小满想糖瓜都想疯了。

许红洲哼了一声说:“他媳妇早跑了,听说又跟别人结婚了。”

“操,操蛋。”二皮说。

许红洲说:“老耳啥也不干,成天想鱼想肉吃,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媳妇还跟他过?”

王瑞赶紧问:“那把二胡卖了没?”

许红洲说:“二胡我不知道,反正货车早就卖了。”



大家一听都泄气了，没了货车，自然也就没了糖瓜泥人弹弓炮子枪，没了郭靖黄蓉洪七公，没了大大小小的玻璃球五颜六色的玻璃丝，一句话，什么都没了。

雨季终于到了。

槐花刚落，雨就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洗刷远近的村庄。朱龙河的水几乎漫上了石桥，水草又密又厚，好些青蛙冒着雨坐在上面起哄似的唱歌。鱼虾终于睡醒了，开始到处疯狂觅食。土路再也吸收不了雨水，三五步远就冒出一个水坑，黄泥赛过修车铺的火补胶，一下子就能把鞋底牢牢粘住。只有红蜻蜓悠闲地在水坑上盘旋，时不时俯冲下去，把屁股在水里涮一涮。那些细碎的涟漪荡漾不了多远就被南风磨平。宽宽的柏油路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黛青色。刚刚出落整齐的杨树叶翠绿又鲜亮，挂着几颗晶莹剔透的水滴。潮湿的空气里满是杨树清香又略带苦涩的气味。圆咕隆咚的6路公共汽车从一个孤零零的站牌前驶过，笨重的雨刷扫开车窗上的雨水和树叶，继续慢吞吞地前进了。无边无际的水汽把火神庙镇的一切都笼罩在内，只有田野里高压电线的铁架子和粮库里圆圆的粮囤顶依稀可辨。

雨季填补了老耳的空白，雨后的校园总有新的乐趣。大家可以玩扎刀——一种用小刀画线保护领土的游戏。也可以叠纸船，捉蜗牛。胡小满喜欢一种更新奇的玩法，把细细的竹签上蘸一点油笔芯里的油儿，再撒在水面上，竹签就可以飞快地在水面上撒欢儿。王瑞则是趁大家在大树下说笑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踹一脚树干，然后撒腿就跑，枝叶上残留的水珠受了震动会来一次规模可观的人工降雨。

二皮抬起眼皮，隔着窗户望了望教室外喧闹的人群，然后埋下头去继续看他的《云海玉弓缘》。钓鱼、游泳以及窗外那些不用花钱的游戏二皮开始觉得乏味，裤兜里积攒的钢墩儿好像长了八只脚的螃蟹老往外爬。没有了老耳，二皮迷上了武侠小说。那是粮库下坡的一家书亭，外面的铁皮上刷了天蓝色的油漆。卖书的是拖拉机厂退休的门卫，鲁子占的光头二大爷。书可以买也可以租，一本书一天租金一毛，熟人还不收押金。一本三百多页的小说一天俩人看根本不成问题，这样下来

租金才五分钱,真划算。

还了旧书,借了新书,如果口袋里还有钢墩儿,二皮就去合作社的食品柜台买花生蘸给大家吃。花生蘸就是熟花生外边裹了又白又厚的糖衣,又香又甜又脆,比糖瓜和索拉蜜好吃多了。那天二皮比平时去得早,合作社里空旷又寂静。食品柜台的最边上卖散白酒的,用来舀酒的器皿是长把儿的竹筒,容量分一两和半斤,行家叫酒提漏儿,不用时就架在一个空海碗上,酒提漏儿里星星点点白酒就流到空碗里。二皮买完花生蘸正要离开,无意间看见一个又瘦又高的乞丐趁售货员转身的空儿抢过海碗仰脖一饮而尽,然后吧唧吧唧嘴,慢吞吞地走开了。二皮望着那个又高又瘦的背影愣了一会神,就让旁边的王瑞把刚买的花生蘸给他送过去。

“要饭花子你也认识?”王瑞回来后不解地问。

二皮神秘地笑笑说:“你,你没看见他,他就一个,一个耳朵?”

时间过得真快。当槐花再开的时候,火神庙小学的门口已经有四五辆杂货车在叫卖,对面还开了一家门脸儿很大的商店。除了糖瓜泥人弹弓炮子枪之外,呲水枪万花筒飞机模型等一大堆新鲜玩意更让人目不暇接,而且价格不贵。最主要的,卖货人待人热情,礼貌周到,不单对顾客们讨价还价耐心十足,老主顾们还可以免费抽奖。大家的购买热情空前高涨,每天在学校门口消费成了一天最快乐的时光。

老街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喧闹。卖茶汤的小摊总少不了回头客,吹糖人的老头鼓着腮帮子闲不下来,摆棋势的黑小伙叼着烟又在和一群老头舌战,金黄色的肉饼在铁铛子里滋滋冒油,考验着路人的定力。二皮刚从学校门口买了一罐新出的汽水,啪地打开尝了一口,随后抹抹一嘴的白沫,皱着眉头说:“啥,啥破味儿,药,药汤子似的。”王瑞接过来咕咚咕咚喝了个底朝天。他把空罐儿塞进书包里说:“外国汽水就是这个味儿。再说了,空罐儿还能卖钱呢。”

论国法你是金枝女,
论家法你是我的妻,
问父皇她应不应该去拜寿?



她去拜寿是应该的

.....

前面有人唱评剧《打金枝》，唱腔饱满，字正腔圆，绝对的高手。伴奏的二胡浑厚圆润，如泣如诉，动人心弦。围观的人群时不时喊好鼓掌。二皮觉得二胡的声音很熟，就踮着脚尖伸脖子望去。只见二胡演奏者高大魁梧，满面红光，闭着眼摇头晃脑，非常投入地舞动琴弓子。二皮特别留意了一下那人的耳朵，一只耳阔笔挺，耳垂饱满，一只残损到只剩下俩肉揪儿。他旁边坐着一位黑瘦的妇女，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蓝花袄，正低着头织毛衣。

“谁成想呢，谁成想呢！”有人大发感慨。二皮瞅了瞅那人，认识。他就是当年胳膊窝下夹着人造革包收国库券的那位，不过现在改卖糖葫芦了。

张麻花从儿子家回来了，于是西树村的水楼子下又成了说书的天桥儿。张麻花呷了一口茶水，吐了吐茶叶末子，不紧不慢地说：“话说这一天老耳要饭要到了百十里外的荒郊野外，三天水米不粘牙，饥寒交迫，身无分文，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老耳扑通一声栽倒在车辙沟子里人事不省。也是他命不该绝，这个节骨眼上，打后边来了一辆小驴车，驴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真是悦耳……”

胡小满忍不住问：“驴脖子上干嘛要栓铃铛……”话没说完就让王瑞敲了一下脑壳。

张麻花笑了笑接着说：“车把式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心眼挺好，摸摸老耳鼻子还有气，就把老耳背到驴车上拉到家里，吩咐媳妇给他做点饭，就出去卸车了。车把式媳妇端碗水想给老耳喝，谁知道一看见老耳的正脸儿，这碗水咣当一声摔落在地，嘴里说，怎么是他！”

胡小满乐了：“老耳真走运，这么远还碰上了亲戚。”

张麻花露出不屑的表情：“亲戚？告诉你，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老耳那结发之妻！”

王瑞也紧张起来了：“这下坏了，肯定把老耳给轰出去了。”

张麻花又呷了一口茶叶水，捋一捋下巴颏上稀稀疏疏的胡子，继续

说：“这妇人一时犯了难，轰出去吧，毕竟夫妻一场；留下来吧，又担心有人说闲话，爱恨情仇在胸中上下翻滚，忍不住泪如雨下。一边哭一边跟车把式说了实情。车把式说‘给他做顿好吃的再送客，也不枉你们夫妻一场。’于是杀了只老草鸡，让媳妇在大灶上炖起鸡汤来。不消一袋烟的功夫，鸡汤满院飘香。”

胡小满和王瑞不约而同地吸吸鼻子咂咂嘴。

张麻花继续说：“鸡汤炖足了火候，这妇人端了一碗进了里屋准备给老耳喝。谁知一进屋，这妇人一声尖叫，满满一碗鸡汤咣当一下摔在地上！”

胡小满说：“又怎么了？一会的功夫摔俩碗了。”

张麻花嗖地站起身，面色凝重，如同身临其境：“老耳还在炕上昏睡，枕头旁边多了一个球。那个球浑身血红，晌午的日头一照，晶莹剔透，跟个大个红宝石似的！听见脚步声，那个球一骨碌变成了尺把长的大肉钻儿，飞也似的朝老耳嘴里爬去！”

胡小满吓得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把嘴闭得紧紧的，又用手使劲捂上。

张麻花慢慢坐回青石板上去，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还好那妇人头脑清醒手疾眼快，一把拽过枕巾堵上老耳的嘴。随后掀起炕席抄起剪子把那个大肉钻儿夹到院子里的晾台上使劲一摔，啪！一滩血呀……”

王瑞一拍脑门说：“哦，我知道了，老耳的病八成就是那肉钻儿闹的！那东西老吸老耳的血，老耳就又馋又懒。这下老耳的病全好了吧？”

胡小满也低头沉思喃喃自语：“那个肉钻儿是怎么出来的呢？八成是被鸡汤引出来的。那它又是怎么进到老耳肚子里呢？”他也学王瑞拍了拍脑门，“哦，八成是老耳总喝河里的水，把肉钻的卵喝进来了！”

张麻花眯着眼笑了一会，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准备回家了。他补充似的说：“老耳的病全好了，他们夫妻又异地重逢，车把式干脆做了个顺水人情，让他们俩团聚了。唉，好人才有好命啊！”



二皮一直没说话，他骑着老槐树的树杈子看刚租来的《倚天屠龙记》。这个故事他听了十几遍，想起武侠小说里主人公的种种遭遇，二皮完全相信老耳的故事是真的。不过有一个小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二皮看过好几本关于二胡的书，也问过好几位二胡的行家，大家都说二胡琴皮的上佳材料是蟒皮，而蟒皮最好的部位就是肛门附近。这个常识，老耳到底知不知道呢？



火神庙小学的冬天

每天早晨差五分七点，两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慢吞吞地准时打开。门打开之前，只听见门闩沉重而艰涩地拔出，感觉如同十几只水桶被轧道机逐一轧扁。那声音穿过狭长幽暗的胡同，惊飞了屋顶烟囱旁一群睡懒觉的麻雀。如果你沿着麻雀惊恐回头的方向望去，铁门的里边，就是火神庙小学。

早在大门紧闭的时候，这里就挤满了人。胡小满也非常想挤在最里面，因为那里既背风又保暖。可是胡小满总是觉不够睡。每天晚上他在停电后的煤油灯下写完作业本上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眼皮已经完全焊接在一起，余下脱衣服钻被窝的动作，完全像梦游。而第二天上学是否迟到完全取决于胡小满妈妈掀被子的时间。胡小满的妈妈每天早晨要完成很多的家务活，当然包括掀被子这一项，可惜一般情况下是放到压轴。所以胡小满每天早晨上学的脚步经常是那么匆忙。他到校的时候，大铁门早就大敞四开了，连门口最磨洋工的值日生也基本搞好了卫生。只有一次他到校的时候大门紧闭门口一个人没有，可是当残留的睡意在凛冽的西北风里彻底消失，他才猛然想起老师们今天上午开大会，全校不上学。当个破老师，还动不动就开大会。他在心里埋怨了很久。

好不容易赶上几次大门没开，但是胡小满觉得并不是每一次都兴趣盎然。负责开大门的是一个老头，谢顶，眼睛细长，不知道姓韩还是



姓孙，老师们都叫他老代表。至于代表什么，谁也说不上来。高年级的家伙们一直在讲他的轶事：一年冬天老代表在火神庙的集日上卖小鱼，他把高高翘起的秤杆儿伸到顾客面前说，三七两毛八再给你两条凑三块吧。引得听众们哈哈大笑。胡小满一边笑一边想，老代表是白痴还是奸商呢？后来胡小满觉得老代表或者应该是老戴表，因为老头真有一块手表不离身，而且这块手表有着开门和上下课的生杀大权，早一秒晚一秒都不行。有时候高年级的家伙们等着急了，就捏着鼻子骂街，老代表，我***！老代表每次都正站在铁门后面看表，听见有人骂他会扯着脖子毫不示弱的反击，但是从来不会提前开门。等手表终于走到差五分七点，他怒气冲冲的打开门，却有无数张笑脸簇拥在周围，孩子们纷纷鞠躬致意：老代表好！老代表早安！老代表辛苦了！老代表气色真不错！

后来老代表都是远远地离开大门，低头看手表，时间到了马上跑过去开门。瞧见可疑分子，老代表总会嘟囔几句，意思是如果你骂了我，那么我现在还口了。

没有了老代表的对骂，那些寒冷的早晨空虚而无聊。于是就有人打赌，看谁用舌头舔铁门的时间长，赌注是一大块红瓢烤白薯。操持赌局的一般是二皮。他很有钱，总是举着无偿捐赠的赌注说：王，王瑞，我打，打赌你舔，舔不过他。二皮说的他一般都是临时在人群里现找的愣头青。而王瑞每一次都会服软地说：我最多也就一秒钟。终于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二皮的怂恿之下登台打擂，啪的一声，他那粉嫩的舌头结结实实地贴在了摄氏零下 18 度的铁器之上。惨叫之后，一条肉丝就被完好地保留在这天然的冰柜里，直到第二年开春还留有一抹油渍。

这是胡小满接触到的最早的双簧。其实在那个冬天，每个人都渴望手里有一块刚出炉的烤白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早饭下肚。胡小满后怕极了，在赌局开始的瞬间，他已经高高举起了手。只不过他在大后排，个子又矮，没有被发现罢了。

走进大门，登上二十八级青石台阶，可以看到两排灰头土脸的教